

闫星华
著

浮

光

作家出版社

浮 光

闫星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作家文丛/周明 主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ISBN 7-5063-1896-2

I. 华… II. 周…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诗歌-当代

②长篇小说-作品集-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当代

IV. 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9965 号

浮光

闫星华/著

责任编辑: 白联国

装帧设计: 高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 万字

印张: 4.53

印数: 001-3000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96-2/I·1881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五龙市锦程大酒店二楼中间两个靠永胜路的窗户伸出两挂红艳艳的“小辣椒”，从二楼直垂挂到离地面不过米余的距离。酒店老板谭奇穿一身粉红色的旗袍站在门口笑迎前来参加开业典礼的宾客。身着鲜衣亮服油头粉面的男女们满面春风前来贺喜。来客中有锦程大酒店周围大小企业的厂长、书记；有税务局、防疫站、环保局、公安局、城建大队的科局长。

谭奇站在酒店门旁，宛如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几位身着绿套裙的服务员，绿叶般簇拥在她的周围，衬托出她那适中丰满的身材，娇丽的面容，光彩绚丽的风姿。她兴奋地注视着两挂象征着吉祥将给她带来鸿运的“小辣椒”，想起了结婚时热闹有趣的场面。那天丈夫刘玉穿一身崭新的经济民警警服，威武的大盖帽扣在他的头上带有几分滑稽，宛如下乡拉场子要把戏的猴子顶一具与身材不相符的官帽，逗得她见了刘玉的面，把按规矩含在嘴里的糖喷吐在刘玉的身上，惹得妹妹笑得蹲在地上一个劲喊妈。刘玉以为谭奇见到了自己高兴得一时失态，脸上一幅怡然自得的神态，这使谭奇笑得更欢。妹妹顾不上喊妈，而说尿了裤子，弯腰往厕所跑去，边跑传出哼哼呀呀的声音。那个永远值得纪念、令人留恋的日子，在喜庆的日子里谭奇往往想到它。今天锦程大酒店开业，对谭奇来说又是一次与办喜事同等快乐的事情。当宾客们到齐后，谭奇细长洁白的手指挥旗般地高高举起。突然，一

位穿工商服戴眼镜的小伙子快步走到她面前说：

“领工商执照了吗？没有执照，不许开业！”

妩媚的阳光撞击在眼镜玻璃上，反弹出两道白晃晃的光如利剑般削光了谭奇身上的喜气，她象炎热的夏天遭到寒风的袭击一样，身躯忽然畏缩了许多。谭奇从惊愕中醒悟，看到的只是青年工商人员的背部。她高昂的头颅猝然耷拉下来。那只洁白的手，仿佛载着千丝万缕的思绪，贴到了开口很高的旗袍上。

她的周围已集聚了众多前来看热闹的闲民们。二楼和三楼的窗口探出了八九颗得意洋洋食客们的脑袋。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从那只滑落的手上，转移到她那娇美艳丽已呈晨阳般的脸上。谭奇在众目睽睽之下，甩一下头，果断地说：

“再等五分钟开宴。”

众人愕然，随之哗然。有的人带着不满足的表情走开；好奇的喜欢热闹的人仍然伫立在那里。谭奇转身走进酒楼。二楼上同时传下急重的脚步声，一位约 30 岁的男士带着惊恐和不安的神色与她相撞。这人中等偏下的个儿，上额宽广白净，脸颊消瘦苍白，下颌左侧有一条蛇般的疤痕。当两人的目光相遇时，谭奇瞥了一眼办公室兼卧室，两人迅速地走了进去。

“怎么办？把工商所这尊神忘了！”

谭奇急切地说。

“这事我去办，剩下的两张请柬给我，我走后你就放鞭炮开业！”

男人说。

“他们不会来搅？”

谭奇担心地问。

“放心，我有办法！”

男人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那条小蛇蜿蜒而动。谭奇惨然一

笑，靠上前温柔地摸了一把，又甩一下头，很气派地走出酒楼。

两挂“小红辣椒”依然悬挂着，谭奇微笑着吩咐前来捧场帮忙的亲戚。

“准备好，开始放鞭！”

贴近“小红辣椒”的人们纷纷向后退了几步，闪出一块空白的区域。喧哗声骤然又起，酒楼的窗户上又探出几颗脑袋，两个小伙子各拿一支冒着悠悠青烟的粗香凑近鞭炮，等待那只修长的玉手下落。当谭奇看到男人急匆匆地走出酒楼时，那只手便在空中划了一个美丽的弧形。随之，两挂被冷落已久的“小红辣椒”便耐不住寂寞般地噼里啪啦一阵暴响，炸了个落英缤纷。西风把浓烈的硝烟味灌进酒楼，呛得食客、厨师、服务员们咳嗽声此起彼伏。谭奇的思绪随着清脆的爆炸声浮云般悠悠上升。

总算开业了！她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仿佛倾尽全身的力气，在杯盘交响的喜悦氛围中走进了办公室。

插上门后，她疲惫地仰躺在床上，喘出一口沉重的粗气。

几个月前，锦程大酒店还是一座鼠粪遍地，墙上满布蜘蛛网的废弃楼房。由于纺织业滑坡，这家曾一度显赫的明星企业——东海针织厂，在一次大核资中露出亏损的尾巴，靠永胜街的车间，闲置了两年后，新上任厂长独出心裁决定出租。谭奇听说后，大胆地敲响了新厂长的门。新厂长是位身高马大，挑一颗五花脑袋的粗犷汉子。当他见一位婷婷玉立、说话干脆利落的女子站在自己的面前，便坦诚地向她透露，说厂方已资不抵债，无力修缮楼房。谭奇面含微笑，委婉地说：

“那么，你出租的三层楼房须下调房价，我才敢大胆投资。合同到期后，一切归你。”

这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新厂长听到她的谈吐，脑神经即刻绷紧。在历时两天的谈判中，他退到了“三八线”，双方终于

以年房租 2 万，承包期 6 年的条件成交。

谭奇租下空壳楼房后，便组织瓦工和装璜队开始修整。一天晚饭后她站在丈夫跟前讷讷地说：“我包下了东方针织厂靠永胜街的三层楼房，你看行吗？”

刘玉抱怨地瞪了她一眼：

“先斩后奏，通知我还有什么用？你呀！”

谭奇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说：

“不这样做，你舍得让我出去吗？”

温热的樱唇触到脸上小蛇般的疤痕上，刘玉浑身痉挛了一下。这条小蛇记载着两人婚后争夺家庭霸主的历史。刘玉是在农业银行任押运员下乡时与山沟沟里的谭奇相遇，继而结婚的。婚后他才发现谭奇不是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当邻居们的房屋比他家房屋修葺的华丽一些时，谭奇呆在家里便精神恍惚，焦躁不安，常常自言自语梦呓般地叹息：“咱也不少鼻子不缺眼，怎么就不如人家？”

听到数次聒噪，刘玉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恼怒地说：“你穿鞋挠痒痒，木格呆。有本事，自己出去干！”

“好，这是你说的。趁还没有孩子，咱们俩来一个比赛，看谁挣钱多！”

几天后，谭奇携带家里的全部储蓄 2600 元，踏上南下的列车。10 天后，谭奇脸颊红扑扑喜眉笑眼地进了家。说是搞了一包服装回来，纯挣 410 元。这个数字使刘玉料理 10 天家务的怨气一扫而光。他专程跑进县城给谭奇买了她最爱吃的青椒和淡水鱼，亲自掌勺做了 4 个菜，拿出 6 瓶啤酒放在餐桌上。

“今天大爷慰劳慰劳你。”

刘玉兴奋地开玩笑说。

“是为老娘再次南征送行吧？”

谭奇欢快地道。

谭奇的话震得刘玉心里格登一下。新婚夫妻，谁不恋巢惜窝？回来欢聚一个晚上，又要分离，难道金钱的魔力就那么大？刘玉默默地喝下一瓶酒后，忽然发现谭奇的嘴唇比以前红润，仔细审视，那一汪鲜活软嫩的肉，象映着彩虹的雨滴。他真想凑向前接一个甜蜜的吻，然而那樱红血迹般刺痛了他的眼睛，南下的劳顿虽然使谭奇脸颊消瘦些，脸上匀细的高级化妆品却令她容光焕发。

“女浪有外心，特别是婚后的女人！”

刘玉曾听朋友们说过这样的话。农行机关里也确实有两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少妇，惹出一些花边新闻，疑虑在大脑里流星般掠过。刘玉觉得有一种雾腾腾的感觉，再看谭奇时，仿佛她的脸上有了虚假的成分，她那略显倦意却脉脉含情的两汪春水，搅得刘玉心烦意乱，他把喝光的啤酒瓶子往餐桌重重一惯说：

“谭奇，你到南方转了一圈，变化真不少！”

“当然有变化，现在出门，吃猪食狗食没有人看见，穿一身破衣烂衫却有人嫌弃，刚上火车时，列车员辱我是乡巴佬。回来时，你猜怎样？换了件漂亮衣裳，整理了头型，擦了增白粉，下火车出站时，我拿了两个大包，检票口竟没有一个人让我过磅！”

刘玉沉静地听完，默默地喝酒，脸颊憋涨成了猪肝色，头颇象塞了把猪鬃乱蓬蓬。他脑子里影影绰绰想起《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登载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位内陆姑娘，在火车上遇到一位香港来客，这位港客见她长得如花似玉，便大献殷勤，在甜言蜜语和物质的引诱下，这位姑娘火车上便失去了贞洁。刘玉沉闷地追忆，脑子针刺般地疼痛，突然他愤怒地将喝光酒的空瓶子摔到地上，随着空瓶子的炸裂声，谭奇拿酒杯的手微微颤抖。她没有想到丈夫如此猜疑如此对待她。在杭州，为了节省钱多买件衣服，

她与小夏住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期杭州市民挖掘的地下掩体——现在的廉价旅馆，名曰：洞天旅馆。洞天旅馆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对迅速发展老城杭州市的一种点缀，它设在服装批发市场的边缘。狭小的门洞不起眼，生意却异常兴隆。谭奇与同伴小夏顺级而下，一股腐霉气体迎面而来，拐过两道弯就到了地下走廊，水泥地面烟头纸屑到处可见，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人体的汗臭味。谭奇感到肺部憋闷得难受，小夏却兴高采烈，脚上装了弹簧似地蹦蹦跳跳闯进她经常光顾的房间。

小夏经常到杭州贩运服装，谭奇与她搭伴觉得心里踏实，两人都是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过穷日子的滋味，路途上都百般节俭。尽管小夏已有些储蓄，依然那么精打细算滴水不漏，这令谭奇肃然起敬。晚饭，她们在洞天旅馆每人掏出4元钱买了盒饭。谭奇吃完后，疲倦地仰躺在床上，小夏却坐在床头，面对一尺见方的小镜子梳妆打扮，谭奇从来没见过小夏这样化妆，小夏化起妆来比她选购衣服还要认真，先抹油、擦粉、揉胭脂再画眉、涂口红，五道工序结束后，小夏象舞台上的青衣，活鲜鲜地变成了另一个小夏，谭奇不懂小夏为什么要这么打扮，小夏莞尔一笑说：

“我去参加个舞会，麻烦大姐照看一下东西”。

谭奇瞪着疑惑的大眼睛望着她，仿佛小夏的脸是一篇难以读懂的甲骨文。以前谭奇从没听说过小夏会跳舞，跳舞就这样浓妆艳抹？谭奇弄不懂，正呆愣地陷入遐想，小夏象一只蝴蝶飞出房间。回头掷一下句：

“晚上别等我！”

晚上谭奇没有等小夏，白天的劳累使她很快地进入梦乡。半夜里被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惊醒，雾蒙蒙的灯光下一只老鼠正在啃噬一只破旧的木箱，两只圆鼓鼓的小眼睛戏谑般地瞅瞅谭奇，

一副尔奈我何的姿态。谭奇恐惧得头皮一炸一炸，她曾听说过南方三只老鼠一麻袋，三只蚊子一盘菜。虽说形容过份了些，可这只老鼠比她在家乡见过的任何一只都大，谭奇想喊小夏，小夏的床铺空无一人。她只得鼓起勇气拍拍床头，那只老鼠听到警告声，慢悠悠地走出她的房间，谭奇再也睡不着了，瞪大眼睛苦熬到小夏回来。

小夏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眼圈乌乌的，头发散乱，见了谭奇仿佛欠了她笔债似的羞答答。谭奇也不问她夜里的情况，更没有提起老鼠的事。

谭奇想：女人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只要自己出外办事能对得起刘玉就行，苦点累点没什么，可眼前分明是丈夫猜疑自己的为人。十几天南下贩运服装的劳累和辛苦没有得到丈夫的抚慰，反而招来猜疑，愤怒和怨恨使她控制不住自己，抓起杯子不顾一切地扔到刘玉的脸上。刘玉傻了，殷红的液体随着他的下颌滴落在洁白的衬衣上。他呆坐着，一言不发。谭奇扬手的瞬间，刘玉刚刚抬起头，只是他没有想到谭奇敢往自己脸上摔杯子，脸颊的疼痛减轻了心理的疼痛，他知道错怪了妻子，谭奇摔出杯子以后就后悔了，当见到鲜血小溪般往下流，她的身体痉挛了一下，她猜想丈夫会跳起来暴怒地反击，那么她就老实地挨两巴掌。然而刘玉拿起自己经常玩耍的一对生铁球悠悠旋转两下，只是呆愣地望了她许久，呵呵狂笑不止，笑得满脸泪光闪烁。

“你知道吗？我也是一条汉子！”

刘玉嘟嘟囔囔说着，踉踉跄跄站起来。谭奇边抚摸他流血的脸颊，边嚎啕大哭，直哭得刘玉躺在床上鼾然大睡。

第二天，谭奇没有南下，等到刘玉脸上结成一条小蛇般的疤痕，她才与小夏去杭州买绸缎。谭奇数十次南下，鸿运亨通，储蓄额达到五位数。有一次她偶然发现刘玉书桌上摆了一个绛紫色

的证件，打开看时，才知道刘玉是《大众日报》社的特约记者，她惊奇地翻开放在书桌上的一摞摞剪报，发现原来有一摞竟是刘玉发表的文章，这才对丈夫每晚上伏桌“瞎熬灯”理解了，谭奇觉得对不起丈夫，男人有自己的事业，女人出嫁后就应该扶持男人干好事业，不然，就算不上贤妻。尤其是晚上，刘玉与她办完那件事后，便穿衣下地趴到书桌上。她原先觉得刘玉不知道体贴妻子，不知道温柔地抚摸着妻子哄其入睡或是因为酒杯事件后，刘玉心里疙疙瘩瘩不忘脸颊的伤疤。现在，她忽然觉得刘玉是一个有志气的男人，是一个值得疼爱 and 尊敬的男人。她为刘玉晚上学习、写作到深夜，自己没有起来为他做两个荷包蛋宵夜而感到心里不安。她决定不再南下贩运服装与绸缎，以后安心在家里伺候刘玉，让丈夫有一个温暖的家，发展他的事业。邻居们说她挣足了钱，在家里享清福，谭奇喜欢听这样的话。每听到邻居们这样恭维，她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述南下的奇闻，说得那么具体形象甚至一个细节也不放过，致使听得人人迷。时间久了，人们对这类故事慢慢淡漠了，她讲起来了感到乏味无聊。这期间，邻居曹海承包了一家饭店，经营得轰轰烈烈颇为壮观。汽车、摩托车的汽笛声时而闯进谭奇家寂静的庭院，谭奇便如衣服上挂满了虱子，浑身不是个滋味，又出现了新婚后的躁动，刘玉隔三差五捎回的几元稿费，谭奇开始鄙夷起来，每看到曹海肥大愚蠢的面颊，她就会联想到发过了火的馒头，说他太大太长，甚至鼻头也象农村盖房上梁时丢下的小饽饽。刘玉知道谭奇是嫉妒心所致，鉴于脸上小蛇的教训，他迎合地说：

“现在社会风气不太好，有一些头头想得是吃喝拿要卡，饭店不发财才怪吗！”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刘玉上班后，谭奇就骑上凤凰自行车到城里探听信息，终于找到了东海针织厂。

在刘玉的协助下，锦程大酒店的基建与装璜迅速完工，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各类营业执照，而最难办的是卫生防疫证。谭奇只得求助于曹海，曹海对防疫站熟悉得如同五指，因而谭奇与他相遇时笑容可掬地问：

“大哥，你办卫生防疫证是谁批的？”

“防疫站！”

曹海手扶摩托车，脸上的肥肉波动了一下，满脸不耐烦的样子。

“我知道防疫站，防疫站谁管这事？”

“两条腿的都管，你要经营饭店？”

“咱哪有你那财气，相比之下，只算个小吃部！”

“这年头搞食品行业不容易，哪炉香烧不到都会出神！”

“那就一尊尊拜吧，总不能让小鬼吓唬住！”

谭奇说完，脸上睛转多云。曹海觉出话音不对，自知理亏，急忙跨上摩托车“轰”地一声射出老远。

“撞死你个王八蛋！”谭奇恨恨地在心里嘀咕着，习惯地甩一下头，进家骑上自行车往防疫站奔去。

防疫站门外停放了许多不同型号的车辆。谭奇把自行车停放在一株高大的梧桐树下，忧心忡忡地往楼上走去。二楼挂有办公室、宣传科、防疫科的门牌。谭奇走到最里边的防疫科，见三个人正围在一张桌子上争看照片，便装出镇静的样子问：

“师傅！哪位同志分管发放卫生防疫证？”

一位小胖子上下打量了谭奇一眼，撮起酒壶般的嘴说：

“喏，刘主任！”

“刘主任，您忙？”

谭奇拘谨地面向拿照片的那位胖女人，胖女人“咯咯咯”笑了起来，边笑边说：“你个‘臭虫’！当了站长，再提拔大姨！别

听他胡吡，这事由老聂头具体管，我们三人是扛活的！”

胖女人身边的瘦黑高个中年人从她手中夺过一张照片，同时用胳膊肘抵了她的胳膊一下说：

“我们总得去初检，聂站长工作太忙，要体谅领导的辛苦嘛！你说呢？”

“那么您明天能不能去一趟，我们饭店正准备开业呢！”

“明天好吧！在哪个位置？”

“永胜路的中段，集贸市场斜对门，欢迎三位检查指导！”

胖女人嗤嗤笑着说：

“我就不去了，由臭虫和老杆代表！”

小胖子对胖女人在生人面前张口闭口叫他“臭虫”显然不满意，面颊象绷紧的皮鼓狠狠地说：

“你这‘大赤包’不去，我们哥俩可做不了主！”

“好吧！老娘陪你们。”

胖女人把照片往办公桌上的一摔，气汹汹地瞪着小胖子。

二

刘玉迈着急重的脚步走进城镇工商管理所，几位身穿灰色服装年轻的工商管理人员正在观看卫星转播亚洲电视台的《鸿运逼人》，阵阵笑声诱发着青年人的躯体抖动不安。刘玉走近一位戴眼镜的青年人问：

“同志，哪位是所长？”

“所长不在，有什么事说吧！”

戴眼镜的青年人斜眼瞟了一眼站在他身边显出卑恭之态的刘玉，身体依然稳坐。这使刘玉非常恼怒，自从他受聘为《大众日报》社特约记者后，到哪个单位，领导都待若上宾。难道这个弹丸大的城镇工商所就不认记者？刘玉想到这里，恍然醒悟。谁认识你是记者？戴眼镜的青年人也许把你看成畏畏葸葸的窝囊废，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拿出名片让他看个清楚。想到这里，他的身体忽然增高了似的，一股热气扑腾腾从脚底升到脑壳，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精制的小皮夹，抽出一张含香味的名片递到戴眼镜的青年人面前说：“我是锦程大酒店的，特邀请你们所长前去叙旧”。

戴眼镜的小伙子浏览了一眼名片，眼睛突然放出光彩，两只突出的眼球恨不得撞碎眼镜片冲到刘玉身上探究个明白。是记者？终于他从刘玉貌不惊人的面容上，看到一种特有的文人气质。他朦朦胧胧地记得有一次开宣传工作表彰大会，市委书记亲自将一面锦旗授给面前这个人，他这才悟出了为什么锦程大酒店开业不吭不哈不打招呼的“内涵”。瞬间，他那白净的瓜子脸上蓦地出现一层嫣红，他急忙从椅子上弹起身，微笑着说：

“您就是刘记者，早闻大名，欢迎光临指导！”

看电视的小伙子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着这位送请柬的记者，相继站起来与刘玉打招呼，每个人的脸上仿佛堆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刘玉被谦让进一间布置典雅的会客室。戴眼镜的小伙子自我介绍说：

“我叫沙青河，老所长不在家，所里的工作暂时由我主持，刘记者有什么事尽管说。”

小伙子礼貌地递给刘玉一支将军烟，扳动防风打火机凑到刘玉面前，刘玉吸吮两口烟说：

“我是锦程大酒店谭奇的丈夫，今天到贵所，是想请老沙同志先批准锦程大酒店开业，工商营业执照我们随后就办。本来办理防疫、税务、工商三家营业执照，半个月足够，由于我外出采访，结果收拾好房子两个月了还没有开业”。

“刘记者，今天我到锦程大酒店，请你多包涵，我真不知道是嫂夫人办的。按规定，无论哪家开业都应该先办好工商营业执照，不过，既然是特殊情况，也就特殊对待，那就开业以后办好吗？”

“谢谢！这是两份请柬，欢迎贵所去两位品评一下厨师的技术！”

沙青河听了酒鬼老韩说锦程大酒店今天开业。老韩叨叨咕咕埋怨说，哪一家商店和饭点开业不叫我们？就锦程大酒店气派大，连招呼也不打，真他妈的损！沙青河知道老韩胃缺酒了，他看到老韩说话时舌头抿了两下上嘴唇，心里就明白，只是不便说。老所长不在家，所里的大小事他得做主，作为代理所长，他想借此机会讨好伙计们，因而跑到永胜街，果然就见到两挂红艳艳的“小辣椒”醒目地悬挂着。一种被欺辱的情感在他的胸膛中蔓延升腾，正当谭奇举起右手时，他快步走到她的面前，怒气冲冲地警告几句扬长而去，致使锦程大酒店不能按时开业。刘玉的到来，沙青河再不满意，也要应酬得体，他知道记者的砝码比老韩重，只得舍卒保车。但是事情弄到这一步，沙青河又不肯厚着脸皮去喝酒，便很得体地说：

“刘记者，我代表全所同志感谢您的盛意，今天老所长不在，我们就不去了，以后我们这里有客，一定去光顾！”

“好吧，欢迎随时光临！”

刘玉着急锦程大酒店那边的开业情况，不想在此继续呆下去，边往外走边说。

“刘记者慢走！”

沙青河礼貌地把刘玉送出门外，招手告别。

三

刘玉走进锦程大酒店，食客们沸沸扬扬的喧笑声，叮叮当当酒杯的撞击声，消融了他心中的紧张情绪。他迅速来到办公室，推门，不动。啪啪敲了两下，仰躺在床上的谭奇蓦地弹起来，急忙拨开暗锁。

“怎么样，没有事吧？”

谭奇见到刘玉的瞬间，已从他红扑扑的脸上读出了成功的喜讯。不过，她还是迫不急待地问，发出的声音急切而甜蜜。

“他们同意先开业，以后补上手续。”

刘玉眼睛眯缝着，眼球在狭窄的隧道里闪烁。谭奇迎住他的目光，两人手拉手坐到床上，互相盯住对方的脸颊，心情有些激动。沉默了一会，刘玉说：

“散席前我们要上去敬酒，你拿一瓶红葡萄酒，我拿一瓶白酒。你敬女士，我敬男士，好吗？”

谭奇说：

“你全权代表就行了，我不会祝酒词，又不会应酬，万一搞错了，丢人现眼的！”

刘玉戏谑说：

“你这老板不出头，由老板夫人上场，算哪门子事？祝酒词

好说：局长、科长、一天两场、一顿七八两、把胃献给党。大盖帽，两头翘，哪里有酒哪里到。酒肉穿肠过，关系心中留，以后多关照，喝酒到本楼”。

谭奇抽回手，右手食指点着刘玉的脑壳说：

“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正经话，上场以后，看你敢不敢说。”

宴席进行到下午5时，宾客们醉熏熏地，互相说一些云山雾海翻来覆去的话，刘玉与谭奇恭立在大门外与宾客们握手话别。

晚上，锦程大酒店准备让厨师、服务员在喜悦的氛围中美滋滋睡上一觉，迎接明天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正当谭奇吩咐服务员关门落锁时。突然宽大的铝合金门蓦然敞开，一位肩宽腰圆身材高大满脸浓密胡须的黑汉子闯进来，身后跟随着一位浓妆艳抹中下等个头的妙龄女子。黑汉子也斜着红眼，似醉非醉，跌跌撞撞，可他手中有把七寸长小刀却在胸前飞速旋转，如电动风掣的轮子一般。

谭奇见到这种情况，觉得一股寒气直逼而来。她惊恐地抓起一个酒瓶，佯装擦灰尘，以备不测。当黑汉子推门而入时，刘玉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两个字——“混子”！开业请客时又忘记一件大事，单独设一桌给当地的“混子”。不然他们就会“丢眼色”，今天晚上这个“混子”可能是来趟路的。刘玉曾看过几本江湖隐语之类的书籍，知道“混子”们的套路，可摸不清这位“混子”的底儿，心中有些不安，这时，黑汉子停了飞转的“七寸子”，大大咧咧坐在靠门的一张长条靠背椅上，那位女子与他坐在一起翘起细长的二郎腿。

“上菜！，6个，好一点的！”

刘玉对谭奇使了个眼色，提高嗓门嚷。接着又对身边的一位服务员说：

“给朋友斟茶！”